

绝色响

张泽鸣 著

中国电影出版社

1987 北京

内 容 说 明

故事发生在60年代至80年代前期。对广东音乐有着很高造诣的老艺人欧老枢，一心要出自己的曲谱集，然至死未能如愿。不仅如此，他的曲谱还一再被他人窃为己有，造成了生前死后的悲剧。欧老枢的遭遇对儿子冠仔的成长产生了巨大的影响。在继承与背弃的过程中，冠仔走着自己人生的路。

该剧本不仅成功地塑造了底层人物复杂的性格，而且将他们的命运表现得意味深长。

责任编辑：朱 珠
封面设计：何 茜

绝响

中 国 电 影 出 版 社 出 版

北京印刷一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：787×1092 毫米 1/32印张：2.25插页：2 字数：41,000

1987年6月第1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：1—3,000册

统一书号：10061·529 定价：0.67元

1. 广州一条陋巷 六十年代中 夏夜

麻石铺的巷道，光滑洁净，尤可见一两块麻石上刻下的久远年代所留下的墓字——显然这是从前坟头上的墓碑。

溶溶的月光伴着灯光，漫洒在这条窄而长的巷道上。

行人脚步杂沓，木屐声清脆，时有单车响着铃铛推过……

一声苍凉沉实的叫卖：“来咧，清甜绿豆沙，香滑芝麻糊——”

随着叫卖声，见一老汉的脚，穿着木屐，挑着担子，款款走进巷来。他担边上吊挂着的煤油灯一晃一晃，恍如一簇荒野上的萤火，给这粗俗小巷带来几许清新而又幽密的气息。

两边小巷人家，尽是下层市民，房屋古旧，门庭各异。此时，各家门口，或在收拾碗筷，或在洗衣闲聊，或在摇扇纳凉，或在聚首下棋……喧闹吵杂。在此吵杂声中，不知谁家的收音机里传来略为清晰的歌声：《我们走在大路上》。

公用水龙头下，孩童们光着屁股、吱吱喳喳冲凉戏耍……

一处，象是在当街打麻将，牌声噼啪作响……

一盏路灯，照下一圈昏然的光，老汉就此放下担子，做起生意……

忽听一声云板乍起，苏锣敲响，仙乐一般的丝竹之声悠然飘来……

接着。一童稚的女声唱起南音：

“空携玉手踏寒苔，
姐若明妃临塞外，
我似汉皇泪满腮，
此后万里桥边人不在。
……”

声音甜润纤细，似潺潺小溪，在这市井陋巷飘荡。

巷尾，一株盘根错节的古老榕树。树下，一群盲公、盲妹们围聚一起，弹琴拨瑟。

唱南音的是一位约摸十岁的大眼小女孩，秀气可人，稚嫩的瓜子脸上透出一股早熟的气息。她叫慧女，是盲祥叔的女儿。

拉高胡的便是盲祥叔，他动作娴熟，神情祥和。

洞箫，袅袅如水；
扬琴，如大珠小珠落玉盘；
秦筝，似缓缓马蹄；
……

欧老枢——一位枯瘦、窄长脸，脸上泛着病态红潮的长者，端坐一侧，闭目听曲，随节拍击

打着手中的折扇，不时含颌点首；

近旁，蹲着冠仔——老枢的儿子，十一、二岁；双手托腮，似带惊异地望着慧女唱曲。

曲终、掌声四起。

围观的听众赞道：“好，唱得好！真系红线女二世！祥叔，你的女不愧是师娘的后代。”

慧女略显羞涩。

有人：“欧老伯，你该收了这个徒弟，你们红豆粤剧团唱花旦的真系‘麻麻地’！”（广州方言，很一般之意）

又有人：“是呵，欧老哥，就似当年你扶起小红棉那样，好心栽培栽培，不怕将来不红呢！”

欧老枢不动声色，起身走近慧女，摸摸她的头：“慧女，好，往后我教你。有空带你去我们剧团看看，多拜几位师傅。”（又转向祥叔）“祥老弟，这两天我新写了一段小曲，拉给你听听，万望多指教。”祥叔起身，递过胡琴。

老枢坐定，略一停顿，旋即，银笛一般的丝竹之声响起。

曲调响亮、清彻，宛如明净秋水，一碧长天……

朗朗星空，一轮新月；

森森榕树，飒飒轻摇。

榕树一侧，是端州会馆，门楣上，“端州会馆”四字斑驳可见。

对面，欧老枢的家——一间古老的青砖祖屋，已显残破，洞开的大门，射出淡黄的光。

曲声转为幽怨，有若离群孤雁，发出哀鸣……
卖芝麻糊的老汉不由得停住手；
纳凉闲谈的人骤然安静下来；
洗衣的妇人亦引颈望向乐起之处；
……

曲声又翻作悲壮，好似高飞的孤雁，奋然穿云搏击，鼓翼远去……

此时，人们仿佛感到，在欧老枢那瘦骨嶙峋的躯体里，刹那间迸发出一股逼人的豪光英气。

曲终。

静场。

冠仔先出声：“阿爸，再来一次，再来一次！”

老枢端起架子：“冠仔，别闹。各位说说，有何见教？”

一盲人：“老枢，你这曲叫什么名字？是作唱腔用的吗？”

老枢：“暂叫《雁飞云天》，还未最后定下来，是打算作唱腔用的。”

又有人：“作唱腔？怕很难唱吧，这不象粤剧，倒象纯粹的广东音乐。”

还有人：“《雁飞云天》……还不太切题，叫《孤雁南飞》可能更恰切。”

众说纷纭。老枢一一细听。

临了，欧老枢才问：“祥老弟，你说说，今回这首如何？”

祥叔：“曲子不错，只是，你搞粤剧的，会不会梆黄味儿少了点？”

老枢：“净煲二黄粥，会饿死粤剧的。梆黄百年不变老套，唱几个字就一个过门，一个时辰断不了气。往后，年轻人谁还会看？口口声声说粤剧要改革，依我看，救粤剧的是人人都喜欢的广东音乐！咳咳……”说到兴奋处，他便咳嗽。

2、欧家

厅堂上，不知何时，冠仔已钻了回来，正在敲打一架破旧的扬琴。

琴声清铮响脆，是一首练习曲。

3、巷子

榕树下，讨论仍在热烈进行。

“来咧，清甜绿豆沙，香滑芝麻糊——”叫卖声重又响起，格外宏亮。

老枢如闻佛音，收声倾听。

又是两声叫卖。

老枢：“祥弟，你们弹，我去去就来。”

老枢钻出人丛，走向芝麻糊担子。

老汉：“同志，要碗什么？绿豆沙？芝麻糊？”

老枢：“哦，老哥，不，我什么都不要。你的叫卖声很特别，喉音好，能否再叫几声我听听？”

老汉：“哎呀，见笑见笑！我这豆沙喉，有什么好听？怎么，你是八音佬？”

老枢：“在下正是，在市西关红豆粤剧团撰撰小曲。最近，正为一出新戏度‘公脚’唱腔，我

听老哥喉音，恰可借鉴。”

老汉：“不敢不敢。怎么？刚才那首曲子是你撰的？”

老枢：“小弟不才，有愧有愧！”

老汉：“不错，大家手笔，很有几分何柳堂遗风呵！”

老枢：“怎么，老哥也是行家里手，亦认识何柳堂？”

老汉：“同是沙湾人，乡里；我认识他，他可不认识我。”

老枢：“这样说来，小弟我更要向你讨教了。”

老汉：“快别这样说，你若有心，我也兼作生意。”他停顿了一下，润润嗓子。很认真地扯开喉咙：“来咧——，清甜绿豆沙、香滑芝麻糊，又平又靚，爽口去热……”

喊声中甚至带有一种音乐的韵味。老枢欣然，啧啧称赞。

榕树下，盲艺人们又开始了赏心悦事，一曲《步步高》，欢快跳跃，响彻巷子。

夏夜，南风陋巷俚人，十足广东味！

4、茶居 早晨

早茶旺市，人声鼎沸，烟雾腾腾。

跑堂的举着屉笼：“来罗！新鲜虾饺、滚热叉烧包……”

老枢和几位相熟的茶客坐在一隅饮茶闲聊。

茶友中，有的文雅，有的粗悍。

说是饮茶，实在喝酒，一个个酒酣耳热。

显然，老枢是主讲人，他兴致正浓，颇有口沫横飞之状。其他人洗耳恭听。

老枢：“记得那是一九三八年，抗战刚开始，所谓‘非常时期’。女伶小飞霞在大元茶楼开台演唱。按惯例，逢年初一，女伶都须给伴奏的封利市。那天开唱前，她照例封红包，不想，利市却很薄，里头还写下八个大字。各位，你们猜猜，写的什么？”

茶客乙急道：“这怎么猜？你说吧！”

老枢慢慢呷了口酒，一字一顿地：“非常时期，一切从简。”

茶客甲惊叹：“好个聪明女子！”

老枢：“岂料，乐队一千人亦非等闲之辈，他们见利市薄，亦回赠八字，你们猜猜，八个什么字？”

茶客乙：“哎呀！你就别卖关子了，快说吧！”

老枢眯缝着眼：“非常时期，请你收回！”

茶客们畅笑：“犀利！犀利！”

老枢更为得意：“历来，女伶都惧怕乐队三分。那年名倾省港澳的梅影不慎得罪了乐队，演唱时，乐队故意打错板，看她笑话，急得梅影当场哭起来。”

茶客甲：“嘻，都是同捞同煲^①的，何苦呢。”

① 广州方言：同甘共苦之意。

老枢：“旧社会，‘银纸’^①第一，女伶们收入往往比乐队的高好几筹，难免乐队不服气，不过，话又说回来，旧时女伶，那可真是苦不堪言呵！”

茶客乙狡狴地：“看来，当年色艺双全的小红棉，确是全凭你一手搭救的啦，是吧？”

众人讪笑几声。

老枢顿时尴尬，笑笑，不吱声了。

茶客乙：“可惜了，一解放便同你离了婚，人家现在可是大红大紫的一代名旦呢！”

老枢自嘲地：“人各有志，人各有志。”

茶客乙：“你若是少抽点烟，少饮点酒，净手净脚，人家恐怕还能和你白头偕老。可惜了，可惜了，多么漂亮的美人儿。”

又是几声讪笑。

老枢仍是以笑作答。

茶客丙——一个粗壮的汉子：“陈仓烂谷，说这些干什么？枢老哥，你肚里的‘古’（广州方言，故事，掌故之意）真不少，如果用笔写写，我看，还能在‘羊城晚报’《花地》、《晚会》上赚点稿费呢！”

老枢这才又焕发起来：“过来人矣，轶事趣闻，三日三夜也讲不完，你们要听，我还有的是。来，先饮茶，慢慢斟，对了，再来两碟烧卖，耳福口福同享，我请客，伙计，来两碟烧卖！”

伙计：“来罗——老友记！”

① 广州方言：钞票。

老枢：“要说饮早茶，还数‘陶陶居’。当年走环堂，广州各家茶居酒楼，我哪里没去过……愉园玻璃虾仔。华园炒桂花翅，南阳堂一品窝，六国太爷鸡，旺记烧乳猪，金陵片皮鸭，文贤天天大饱，冠珍清汤鱼肚，样样尝过。那年，包家金牙炳在大三元摆酒，一次就是二十几围，各界名流云集，珍羞佳肴荟萃……”

茶友们个个听得垂涎欲滴。

5、欧家 上午

厅堂上，冠仔独自埋头练习扬琴。

稍倾，盲祥叔拄着拐棍进屋，手里提着一条鲜鱼。

祥叔：“冠仔，阿爸呢？”

冠仔停住手：“饮早茶去了，哪有这么快回家，祥叔，有事吗？”

祥叔：“哦，今早慧女上市场买了点鱼，给你们送条来，冠仔，今日礼拜，阿爸怎么没带你一齐去？”

冠仔：“懒得起那么早，一坐就是几个时辰，比上课还辛苦。”

祥叔：“说得是，说得是。那，你吃早餐了吗？”

冠仔：“阿爸给了我两毛钱，在街边吃了碗牛腩粉。”

祥叔似有感慨：“嗨，要是有个当妈的就好了……来，先把鱼拿去。”

冠仔：“祥叔，这钱……？”

祥叔：“回头再说。”

冠仔：“真不好意思。”

祥叔：“小小年纪，就学会了客气？！”

冠仔：“对了，祥叔，什么时候教我弹《和尚思妻》？”

祥叔：“什么？傻仔！《和尚思妻》现在不兴弹了，那叫……黄色小调。”

冠仔：“什么叫黄色？”

祥叔：“这个……你大了就知道了。好，我走了。本来还想跟你阿爸聊聊那首雁飞云天，回头再说吧。”

冠仔：“祥叔，慢走。”

祥叔出门，一会儿，墙上挂钟敲响——九点，冠仔望望钟，面有怨色。

这时，我们还可看到墙上挂着的一副竹刻对联：

“走马英雄下山虎，
戏水鸳鸯柳底莺。”

6、茶楼门口 上午

欧老枢与茶友们满脸酡红走出门来。

茶客丙：“枢老哥，今日礼拜，怎么样，去我家坐一阵？”

欧老枢：“不了，今日剧团领导说找我有事，改日再到府上拜访，后会有期，后会有期。”

数人分道自去。

7、剧团 上午

一所寒伦的旧祠堂，黑檩绿瓦，陈迹斑斑。庭院里，一些男女演员在练功，吊嗓、排戏，甚可见一股热气腾腾的革命气氛。

老枢与一领导模样的人在一侧走廊内边走边说。领导同志的态度既显严肃亦不失和蔼，尤为正派。

领导：“你新撰的唱腔我看了，也叫人试唱过，唔……你自己先说说看，觉得怎样？”

老枢：“小弟不才，勉为其难吧。自己倒还觉得可以。”禁不住打了个酒隔，立感不恭，忙将手上抓着的油腻腻的纸包藏在身后。

领导眉头一锁：“欧老枢同志，不行呵，不能再搞那些不伦不类，轻浮油滑的小市民腔调了。”

老枢：“……”

领导和蔼起来：“听说你还打算出一本曲谱集，今天人家出版社给退回来了。原因，我想，不说你自己也明白。”

老枢：“……”

领导：“思想不能还停留在旧社会，不能投小市民所好。你忘了五七年的教训？虽说你不是右派，可你的思想，行为与时代要求是相差很远的，否则，也不会把你从省级大剧团下放到我们这个小剧团来。要好好总结历史教训，写些革命的、昂扬的作品。”

老枢：“你说不行，我再写过便是。”

领导：“问题可能并不如此简单，要从改造自己世界观入手才行。这样吧。这里有一首新写的粤曲唱词，准备小分队下乡演出用的，你拿去尽快配曲，把它当作一项革命任务来完成。”

老枢接过歌词，一看——

一行醒目的标题：《五洲四海风雷激》。

老枢无奈地把歌词塞进口袋。“我……我尽力而为吧。”

领导微微点头，又说了句：“一会儿，来把人家退回来的曲稿拿回去。”

8、西关街市 上午

典型的广州旧城风貌：马路狭窄，骑楼连贯，车水马龙，喧嚷嘈杂。

老枢腋下夹着那叠退稿，反手抓着那个油腻腻的纸袋，慢悠悠地在大街上走着；神情颇有点麻木，似乎早就知道自己是与时代要求相去甚远的人。

几辆卡车载满人，敲锣打鼓通过。车边上刷着醒目的红幅标语——“欢送××四清队下乡”。

老枢稍驻足，略看了几眼，然后，嘴里嘟哝着：“五洲四海风雷激……五洲四海风雷激……”反剪着手，近乎踱着方步似的走去。

9、欧家

厅上，冠仔和数位同巷的男孩子大演其武打

戏。

冠仔手持一竹竿与另一持短棒的男孩拼杀得不可开交。

一男孩用筷子不断敲击着八仙桌角，俨如舞台上的锣鼓点。

其余的在一旁击掌喝彩助兴。

欧老枢反剪着手跨进家门，一场开打方告结束。

敲锣鼓点的男孩——虾仔：“欧伯，喝完茶啦。”

欧老枢并无训斥之色：“是啊，好了，玩得差不多了，冠仔要练琴了，你们回去吧。”

孩子们一窝蜂出了门。

老枢把手里的油纸包交给冠仔：“蟹肉烧卖。”

冠仔高兴地打开纸包：“才两个，”说毕，手一拍，全送进嘴里。

老枢：“今日教你练打何柳堂的扬琴谱。这首《连环扣》打得出来，你的扬琴就骗得过马师曾了。”说着，已翻出一叠发黄的曲谱。

冠仔：“又是何柳堂，有没有何大傻的？四大天王数他顶呱呱。”

老枢：“何柳堂是阿爸的契哥，烧过香的，同一床睡觉，同一荷包使钱。他下香港捞世界，还是阿爸我在省城给他付清赌帐的呢！”

冠仔：“阿爸，你又讲大话了！人家说，何柳堂在世的时候，你在乡下还没出来呢。”

老枢：“阿爸讲话，小孩子别乱插嘴！”

冠仔毫不惧怕。

老枢思忖一阵，眼睛里似乎看见了什么十分渺远而又神奇的事物，说：“好吧，就教你何大傻的曲。何大傻倒也是个怪才。”

冠仔：“对了，阿爸，米缸没米了，今日午饭都没米煮了。”

老枢：“哦……那你不会先去买点？”

冠仔：“钱呢？”

老枢：“钱？……”

冠仔：“早上祥叔还送了条鱼来，钱还没给呢。”

老枢：“过两天才‘出粮’（发工资之意），想不到现在连米钱都没了……”

冠仔：“没钱还上什么茶楼？”

老枢语塞：“……这样吧，我先去找朋友借点，回来了，你再去买米，不好意思再麻烦祥叔他们了。”

10、大街

假日街市，分外热闹。

老枢站在骑楼下，望着马路发呆，忽然，醒悟过来：“是呀，何不去问‘大只牛’借借！”

老枢决然走去。

11、一条宽阔的内街

这里，过去显然是有钱人家聚居处，巷宽，屋大，门庭或洋或中，豪华典雅。